

一个神秘事件调查 秘密笔

异能学院

那些事就发生在我们身边，我们不知道而已。
真实与虚幻，只有一个转身的距离。

YI NENG XUE YUAN MI SHI BIAN QIAN
湘西鬼王◎著

一个神秘事件调查员的
秘密笔记

异能学院

4

湘西鬼王◎著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个神秘事件调查员的秘密笔记. 4/湘西鬼王著. —南昌: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1. 11

ISBN 978-7-5500-0222-7

I. ①—… II. ①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05828 号

出 版 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
邮 编 330008
电 话 0791-86895267 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 (编辑热线)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.com>
E - mail bhz@bhzw.com

书 名 一个神秘事件调查员的秘密笔记. 4

作 者 湘西鬼王

责任编辑 张 越 矢 捷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 本 1/16 710mm × 1000mm

印 张 17

字 数 175 千字

版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29.80 元

ISBN 978-7-5500-0222-7

赣版权登字 05-2011-173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目录

- 新同事 / 001
- 死亡时间 / 008
- 真与假 / 014
- 上一位“住户” / 022
- 大人物 / 033
- 龙之墓 / 041
- 紧急事件 / 047
- 背叛者 / 057
- 寻找何壮 / 064
- 预言 / 069
- 度娘 / 074
- 团长的分析 / 082
- 超级手型 / 091
- 方伦春的预言 / 102
- 阴童 / 109
- 佛像 / 114
- 小偷集团 / 120
- 手机的秘密 / 127
- 焦四爷的故事 / 132
- 马天行 / 139

方严貌 / 142
另一个组织 / 148
各方势力 / 155
吃饭 / 161
天灵族战士 / 170
汽车旅馆 / 177
对决 / 189
马天行的秘密 / 199
入口 / 207
几个规矩 / 216
超级妖兽 / 227
战龙岭 / 238
对手 / 257

1

新同事

离开异能学院已经一个多月了，在这段时间里，没有任何人来找我，包括我的岳父、何壮、马天行还有团长，也没有任何奇怪的事情发生，总之，之前的一切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。当然痛苦血原的一切依旧历历在目，我知道这一切都不是幻觉，所以现在生活中的种种，应该可以视为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。

阿雪躺在我的身边，青丝散落在枕头四周，睡得很宁静。看着她秀丽的面庞，我心里有一种莫名想保护她的冲动，当然我知道论本领我其实并不如她。这个美丽、善良、单纯的女孩子现在已经是我的妻子了，虽然我们注定会有不平凡的未来，但关于结婚这点还是如普通人那样领了一张大红色的结婚证书，并请亲朋好友喝了一顿喜酒。我非常爱她，正如她对我用情极深一样。

对于阿雪，我心里是一百个满意，所以准备起来为她烹制一顿可口的早餐。可是没等我下床，她忽然如受到惊吓一般，猛然间坐直了身子，把毫无防备的我吓了一跳。两人面面相觑了一会儿，我道：“你怎么老是突然这样，难道又做噩梦了？”

阿雪用手捋了捋纷乱的头发，似乎有一些茫然道：“这是我第三次做同样的噩梦了。”

我没好气地道：“做个梦至于发出如此巨大的动静吗？你胆子平时不算小啊！”

阿雪道：“你怎么听不懂我的意思呢，我可是做了三个同样的噩梦，做梦是不受意识控制的，怎么可能重复做同一个噩梦呢，我觉得这有些奇怪。”

我拧了她鼻子一下，道：“没事别瞎合计，你又不是杨成龙，对自己的梦有什么好担心的，还是抓紧时间好好享受生活吧，别让这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影响心情。”

阿雪道：“说到杨成龙，我还真觉得有些奇怪。这都多长时间了，怎么一点儿消息也没有呢？”

我道：“什么消息？团长活得很好，马天行比我们要省心，何壮是阴阳书生的后人，除了痛苦血原的顶级战士，一般喽啰只怕谁也动不了他，这些消息还不够吗？你还想知道些什么？”

阿雪半带撒娇地推了我一把道：“你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，事情都到这份上了，你还能如此宽心？”

我笑道：“要不然怎么办呢？总不能天天打听大恶魔复活的消息吧。该来的总会来的，躲也躲不了。就算事态到最后真的恶化，我们拼了命去对抗也算对得起人民了。既然目标已经有了，太平的日子还整日瞎合计，万一最后真有个三长两短，这辈子岂不活得很冤？”

我说这些话的时候看似轻松，其实心里异常沉重。没有谁是不想活的，但是一旦圣战爆发，谁也不可能置身事外，任何人都不知道将会有怎样的结果，包括杨成龙。

光想是没有用的，饭还是得吃，于是我起床做了一顿丰盛的早餐。父母在我的强烈要求下，新婚后并没有搬出我的新房，而是合住。因为我担心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，住在一起多少有个照应。

在校长的安排下，我又回到199所上班了，毕竟生活还得继续，有案子不能不破。马天行和我是天天见面，隔三差五就向我打听团长的消

息，但是因为保密级别的关系，很多事情都不能让他知道，所以我只能告诉他，团长一切都好。

这天我刚进办公室，就看见他烦躁地在屋里走来走去，我道：“干吗，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了？”

马天行道：“倒不是私事。今天领导又给我分派了一个任务，你也知道团长不在，壮子和你都有情况在身，让我带两个新手去执行这种任务，不是要人命吗？”

自从团长失踪之后我再也没有接过任何一件案子，从来没人给我布置任务，也不知道是地球真太平了，还是他们知道了我所遇到的情况，不好意思再为这些小事情来“麻烦”我。

好奇心起，我问道：“什么案子，棘手吗？”

马天行皱着眉头道：“都出人命了，你说情况如何？”

我心里咯噔一下，立刻就联想到痛苦血原，当下让马天行介绍了一下案情。马天行却奇怪地盯着我看了半天，叹了口气道：“罗子，不是我有意对你隐瞒，不过你现在身份不一样了，没必要牵扯到这些事情里来，领导早就打过招呼了，让我别骚扰你，现在做些事情不容易啊。”

我心里奇怪，没想到领导真的将我排除在外了，想到这里我有些不满地道：“为什么要这样，难道我来这里就是白拿工资的吗？”

马天行道：“你也别心里不平衡了，千万不要有浪费纳税人钱的想法，你的情况和某些单位的人不一样，所以不要轻易给自己套上这种精神枷锁。领导既然这么要求肯定有他的道理，你应该做的就是服从命令，明白吗？”

我道：“这压根就是两码事，既然我在这里上班，就要对得起自己一个月拿的薪水，否则我宁可回家躺着去……”

马天行不等我说完，连连摇手道：“行了，罗子，咱们别辩论了，这件事情我就告诉你。反正也没有什么大不了，案情我已经分析过了，说白了一句话，在某一个特定区域、某一个特定时间，已经连续发生了

三起突然死亡事件，死者没有任何内外伤，而且生前身体都是倍儿棒的那一类，其中有一个还是健美教练，事情就是这样。”

我有些不解道：“特定的时间是什么意思？”

马天行道：“就是下午3点30分，除了第一个死亡人家属不能够确定时间，其余的大概都是这个时间，而第一个人的家属也可以肯定，人是在下午死亡的，时间也差得不多。”

这件事情确实比较诡异，我想了一会儿，道：“既然出了人命，那就不是小事，你有什么打算？”

马天行一听这话，眉毛就拧到了一起，说道：“咱们做的事情你也知道，开始根本不可能作具体分析，目前只有挑选两个精明、强干些的年轻人，一起去做这件事情。这件事情我估计可能很麻烦，缺了你们三个，就我一个人，真有种独木难成林的感觉。”

我道：“你也别犯难了，我陪你走一趟算了。虽然论本事我不如团长和壮子，但是经验多少有一点，要是你觉得还没有安全感，我让阿雪陪着一道去。”

马天行道：“谢谢你了，兄弟，有你这句话我心里踏实多了。不过领导有命令，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你已经违反了规定，再把你带过去我铁定会被开除，你也知道五险一金的工作如今不好找，你得体谅我。”

我笑道：“真要为了这件事情你被开除了，我养着你不就结了，你怕什么？我今天就请假，不会让你难做的。”

马天行拍了拍我的肩膀道：“找了一个有实力的老岳父，说起话来就是不一样。对了，罗子，他们学校的副校长有女儿吗？”

我作势踢了他一脚道：“你别没事就在那里乱开玩笑，要分清对象，我岳父是什么人，你最好还是严肃一点儿对待这个问题。”

马天行立刻道：“这点你放心，我以后一定会注意这方面，不再乱开玩笑了。”

我对岳父应该说不仅仅是尊重了，简直就是崇拜得五体投地。他是

一个完美的人，正直、勇敢、善良、智慧，所以我绝对不允许别人对他有哪怕一点点的不尊敬。有人敲门，其实门并没有关，我抬眼望去，只见两个年轻人站在门口。如果光看面相，我简直怀疑政府机关在使用童工。因为他们长得实在是太小了，当然这个小并不是指身高，而是看他们的长相，看起来只有十来岁的年纪，不过个子比我还要高一点点。

两个人一男一女，马天行道：“你们就是所里的新人？”

小女孩点点头道：“处长让我们直接找马队长，请问二位谁是马队长？”

马天行看了我一眼，笑道：“这就现场把官给升了，也不知道加不加工资。”接着正色对二人道，“我就是马队长，你们从今以后就跟着我了。”

看他拿腔作势的样子，我忍不住觉得好笑，这下成功做了老大，他应该还是蛮享受的，马天行继续道：“你们了解即将面对的任务吗？”

还是小女孩道：“知道了，处长已经作了全面介绍，我们来就是跟着马队长执行任务的。”

马天行满意地点点头，道：“不错，非常不错，但是有一点你们要搞清楚，做调查工作，将面临很多不确定的危险，你们是否有足够的心理准备？”

小女孩道：“没问题，来的时候该知道的我们已经知道了，这点对我们没有任何障碍，而且我们相信凭我们的能力，可以完成任何困难的任务。”

马天行装腔作势地点点头，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那么今天就带你们完成第一项任务，也算是对你们的锻炼吧。”

小女孩道：“感谢领导信任，我们一定全力完成任务。”

我看了小男孩一眼，从头到尾他没有说一句话，而且看样子他似乎非常怕生，有些畏畏缩缩地向小女孩身后靠，我心里不禁觉得好笑。马天行道：“你们先坐一会儿，我出去办些事情。”

说罢，他将我拉了出去，我道：“恭喜你，收了两个好徒弟，现在终于能当老大了。”马天行却阴着脸带着我一路走到了领导办公室，也没敲门，推开门径直走了进去。

我们领导是一个非常和善、胖胖的老头子，此刻正戴着眼镜聚精会神地看着报告，冷不防被马天行打扰，一激灵，摘下眼镜对我们道：“进来应该敲门，这个规矩应该都能理解吧。”

马天行道：“我相信领导不会干任何对不起党、见不得人民的勾当，一切行为都可以明明白白地暴露在阳光之下，所以这次没敲门还是可以放心地进入。”

领导直摇头道：“你别和我油腔滑调的，说吧，这次来又想敲啥竹杠。”

马天行直接坐到了椅子上，拿起领导的烟盒抽出一支点上，道：“领导，你也太不够意思了，是不是想放弃我，真有这想法你就明说一声，我绝对自动辞职，不会让你为难的。”

领导笑道：“我当是什么事情，看来你小子小心眼的毛病又发作了是吧。直白点说吧，是不是看不上我给你的两个年轻人？”

马天行一竖大拇指，道：“要不说是领导，运筹帷幄之中，八卦千里之外，我还没抱怨呢，您就把一切情况全掌握了，这么说您其实对他们也不满意。”

领导道：“别扯淡，我不满意能把他们交给你！我要是想放弃你，能给你这么棘手的案子？你小子平时挺聪明，怎么在这件事情上就没有理解我的苦心呢！”

马天行道：“我没理解您的苦心，倒是感觉到了您的私心。不用说，这俩孩子是走后门进来骗工资的吧？”

领导道：“你小子放歪屁，这些年我干过这些徇私舞弊的事情吗？”

马天行道：“那您可得明明白白告诉我，这两个屁大点的孩子，究竟能帮上我什么忙？团长那会儿手上，要是没有我们三个辅佐，只怕那

么些复杂的案子，也不是好破的。”

领导道：“你说的这些我都承认，但是我也可以肯定一点，这两个孩子绝对不是你想得这么简单。咱们不能以貌取人，你总得实实在在地和他们合作过以后，才有发言权吧。现在就简单地认为他们没用，是很不负责任的。”

马天行想了一会儿，道：“难道这两个孩子其实深藏不露？领导，你可不能瞒着我，都是革命同志，我总得有所了解吧。”

领导道：“别在我这儿唧唧歪歪了，有空还是赶紧去把你的案子办好。记住我的话，实践出真知。”

2

死亡时间

出了领导办公室，马天行道：“小老头又不知道在耍什么花样，你看那两个小孩像什么人？我看那个男孩子简直就是个闷葫芦，一个屁都不敢放。”

我道：“你说话客气点，人家还是个孩子，你以为和你一样，没事满世界吹牛。”

两人说说笑笑，进了办公室。年轻人看到我们自觉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，马天行道：“坐，都别拘束，来这里上班就是同事，下班就是朋友，所以你们也别和我客气。今天我要出去办案子，你们有没有准备好？”

女孩子道：“马队长放心，既然来了，我们就已经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，绝对不会成为您的负担。”

马天行下意识地看了男孩子一眼，道：“既然这样，咱们也别耽搁了，这就出发吧。”说罢，我们几个人出门而去，上了过去团长专用的吉普车，一路开往目的地。

路上只有马天行说个没完没了，小女孩出于礼貌配合地笑一笑，接一两句话，小男孩始终一言不发；我也心事重重，一路上就和做贼一样，东张西望，总是担心看到不属于这个空间的东西，不过并没有发现

任何奇怪的现象，只听马天行道：“罗子，其实我一直想问你，自从这次回来以后，你老是心不在焉的，咱们都是生死兄弟，还有必要瞒着我吗？”

倒不是我不信任马天行，而是现在的情况属于保密级别非常高的项目，马天行级别不到，所以他不能知道这些。我只是淡淡地道：“我干吗要瞒着你，我现在什么闹心的事情都没有，只是为团长担心罢了。”

马天行道：“你这是咸吃萝卜淡操心，团长现在估计生活得不错，可能比你我都好，他是个多聪明的人，在哪里都不会吃亏的。”

我道：“话是这么说，但见不着人，我就是不能放心。”

说话间，车子开了到一个小区门口，只见大门入口处摆满了花圈，我心里奇怪，就算是有人死亡，也不至于把花圈放到公共场地来吧，除非这个人在小区内威望非常高。

还没等我们下车，保安就拦住了我们的车子，马天行摇下车窗，保安道：“不是本小区的车辆一律不许进入，就算是你们人进去，也要作登记。”

马天行掏出工作证道：“我们是做调查工作的，如果有公安部门的同志在这里蹲点，麻烦你通知一声，他肯定会让我们进去的。”

保安立刻去作了汇报。不一会儿，一个身穿警察制服的中年人夹着一个公文包走了过来，我们都下了车子。马天行上前和他握了手，他道：“能有你们这样的专业调查人员来配合我们工作，那破案的希望就大了不少。”

马天行道：“您客气了，咱们是先了解一下案情，还是直接去现场？”

他道：“还是先介绍一下案情吧，你们应该了解一下细节方面的东西，这个案子总结起来就是两个字：奇怪。按理说人命案子我们也没少办，但是以这种方式死亡的，我还真没有遇到过，不单是我，局里其他的同志也都和我一样，见都没有见过。”

他说要给我们介绍案情，但是絮絮叨叨只是表达自己的感受，马天行有些捺不住性子了，插嘴道：“我也听说了，好像是三个人，连续三天在同一个时间段死亡的，没错吧？”

他道：“准确地说，是在同一个时间点死亡的，可以精确到15点30分，一分不多，一分不少，不过最奇怪的一点是从他们死亡时凝固的表情来看，这三个人都是被吓死的。”

马天行道：“什么？在当今这个社会你们还能下这样的结论，能有人信吗？”

对方露难色道：“听报告的都以为我们是敷衍了事，但是做过现场调查的人没人可以否认这一推论，而且他们的尸检报告已经出来了，全部死于心力衰竭。这就是受到了巨大的刺激所致，可不是我瞎说。”

马天行道：“既然尸检的结果都出来了，你们还有什么好担心的，按照这个路子往下走就是了。”

在我们多年的调查生涯中，遇到过很多千奇百怪的案子，一些常人听来不可思议的案子，我们也办了不少，所以马天行听到这方面的描述基本上没觉得任何值得奇怪之处。对方显然对他淡定的态度有些不太适应，犹豫了一会儿才说道：“正是由于尸检报告出来了，我们才为难，因为我们总不能告诉那些高层领导，这三个人都是被吓死的。”

马天行想了一会儿，道：“你的意思我明白，我也理解你的难处，并且我绝对相信咱们公安同志的办案能力，你的分析虽然还没有说完全，但是我完全同意。”

他如释重负地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那就太好了，我相信总能遇到明白人，不过你相信了，问题也就来了，这个案子究竟应该怎样去办呢？”

马天行稍稍迟疑了一会儿道：“如果可以，我想先看看尸体，再作打算。”

没有一句多余的话，他上了自己的车子带着我们向停尸房驶去。到了停尸房前，我们推门而入，只见死气沉沉的停尸房内斜放着三辆停尸

车，我有些不解地道：“还没有送到火葬场吗？”

警察道：“火葬场现在是想尽一切办法拒绝接收这三个人的尸体，这帮人是真缺德。”

我皱眉道：“没搞错吧？他们有什么权力拒绝本来属于自己的工作，难道是领导不想做官了？应该没有这么糊涂的人吧？”

警察道：“这里面的具体情况是怎样我就知道了，但是咱们这边也没有坚持一定要把三具尸体送过去，所以人在这里都放了两天了。死者家属还不知道这些情况，要不然一定出事情。”

马天行平生第一次很严肃地对我道：“咱们先看看死者再说别的。”

我俩走上前伸手拉开一具尸体的白被单，虽然现在的我胆子已然不小，不过仍旧被吓了一跳。因为死者的表情简直扭曲到了极点，手指头并拢在胸前，似乎是抽筋的样子，总之，再不专业的人都能一眼看出来他们的死因。

马天行摇摇头道：“真没想到居然能被吓成这副样子，他临死前一定是看到了让他极度恐惧的事物。那么，究竟是怎样的突发情况才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呢？”

我下意识地道：“肯定是见鬼了。”

警察干咳一声没有说话，马天行则对着我的耳朵压低声音道：“我认为你说得有道理，还记得《午夜凶铃》吗？”

我道：“你别在这种地方乱说话，要注意影响。”

马天行道：“咱们都是见过那东西的人，其实单论外形，真正的鬼绝不可能把一个人吓成这副样子。从他们的死状来看，除非是让人发自内心地感觉到极度恐惧，否则就算是真撞鬼了也绝不可能把人给活活吓死。”

我道：“你说的都是废话，真见到鬼了，谁不是发自内心地害怕。你以为都和咱们一样身经百战哪！要我说见鬼被吓死的是正常人，咱们属于不正常的人范畴。”

马天行摇头道：“你的思想有一定的问题，鬼是吓人，但未必能吓死人。人心中有鬼若真见到鬼了，那才会真正地害怕，如果你从一开始就不相信鬼神，就算突然撞到鬼了，也不会把它当鬼来对待。既然如此，就算是受到了惊吓，也不至于成这副模样。”

我道：“你的意思我懂，但是咱俩的认识并不矛盾，说到底一句话：他们就是被吓死的。至于为什么他们会被吓死，那是我们立案的目的，现在谁也不可能作出最后的结论。”

马天行连连点头道：“你说得不错，不过现在我就可以提出自己立案的方向：为什么连续三天会在同一个小区里出现以同一种方式死亡的人，这三个人之间是否可能存在某种程度上的相同点。”

话音刚落，警察就道：“你想得很对头，我们就是按照这个方式开展调查的，不过很不幸，一无所获。”

马天行有些神秘地道：“如果这方面的调查工作你们都在行，那我们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，相信我，这件事情一定有很深的内情。”

警察犹豫了一会儿道：“说说你的看法。”

马天行道：“我暂时没有什么看法，你们已经做过调查工作了，是不是可以说一下目前所掌握的情况呢？”

警察道：“首先，死亡的三个人都是男性，30岁左右的年纪，属于壮年，而且我特地去医院了解过他们是否有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，根据他们的病历以及尸体解剖，并没有发现三个人有这方面的疾病。”

马天行道：“也就是说他们的身体应该是非常好的。”

警察道：“没错，至少没有大的毛病，对死者邻居的调查基本可以确定，三个人都是略有所成的中产阶级，人缘也算不错，没有和别人结过怨，所以基本可以排除突发疾病或是有人寻仇这两点。我们公安部门的调查手段是有其局限性的，从这两点入手不了手，就很难再说别的了，请你们来也就是因为如此。”

我道：“确实没错，你们说有鬼那就违反了基本常识，而我们说有